

《富饶神奇的黑龙江》系列丛书

黑龙江史话

主 编 周喜峰 隋丽娟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富饶神奇的黑龙江》系列丛书/李延芝主编.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5. 6

ISBN 7 - 207 - 06668 - 6

I. 黑... II. 黑... III. 黑龙江省—概况
IV. K9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69281 号

责任编辑: 龚江红 李文方 冯海燕

装帧设计: 李 梅

责任制版: 李淑杰

《富饶神奇的黑龙江》系列丛书
黑龙江史话

Heilonaji na Shihu

主编 周喜峰 隋丽娟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150008)

网 址 www. longpress. com E-mail hljrmcbs@yeah. net

印 刷 黑龙江日报印务中心印刷厂

制 版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10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 - 207 - 06668 - 6/G · 1562

总定价 (1 - 10 册): 26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制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富饶神奇的黑龙江》 系列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刘东辉

主 任 李延芝

副主任 李寅奎 潘春良 赵勤义

委 员 (按姓氏笔画)

车霁虹 王秀文 刘 幸 李兴盛 辛培林

吴宝三 谷文双 段光达 胡秀杰 常好礼

袁克敏 隋丽娟 黄为民 龚江红

主 编 李延芝

副主编 赵勤义 黄为民 袁克敏(执行)

常好礼(执行)



总 序

刘东辉

《富饶神奇的黑龙江》系列丛书编委会嘱我为其作序,我思量再三,试想着怎样来为这套丛书作一个比较准确的概括,确也是件困难的事情。但这套丛书的编辑无疑是一项很有意义、开创性的工作。受到编者这种精神的鼓舞,我才提起笔来,写下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套丛书包括《黑龙江名人》、《黑龙江风光》、《黑龙江风情》、《黑龙江方物》、《黑龙江史话》、《黑龙江传说》、《黑龙江名胜》、《黑龙江名城》、《黑龙江名品》共9种10辑。它在黑龙江深远的历史文化资源基础上,深入挖掘地域文化内涵,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黑龙江流域文明的起源、方物风情的特点、名人轶事的趣味。鉴于此,我想如果把这套丛书看成是黑龙江迄今为止较为全面、系统阐释黑龙江流域文明的通俗著作,读者也可能会接受的。

说到黑龙江流域文明,使我想到我早年读过的一部著作,那是凌纯声^①先生在70年前(1934年)发表的一部名为《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的书。这部可能多被时人忘记,而却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研究史上第一部科学的民族志专著,它与马林诺夫斯基^②的

^① 凌纯声(1902—1981),中国民族学家,江苏武进人。早年就学于中央大学,后留学法国,获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民族学组主任,国立边疆教育馆馆长,教育部边疆教育司司长,中央大学教授、系主任。后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评议员、院士、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等职。著有《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中国边疆民族与环太平洋文化》等。

^②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原籍波兰,曾任伦敦大学人类学教授,功能学派创始人之一。著有《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野蛮社会中的犯罪和习俗》等。



《西太平洋的航海者》齐名而成为国际民族学、人类学的经典著作。

凌纯声先生 1930 年黑龙江之行和这部《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一书,使黑龙江流域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的发源地。无独有偶,同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梁思永^①先生,也是在 1930 年赴黑龙江的昂昂溪文化遗址,最早科学地发掘了昂昂溪新石器时代墓葬,昂昂溪由此而闻名于世。

民族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是人类文明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上个世纪 30 年代,两位著名的学者,在同一年内对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和文化遗址进行科学的挖掘和研究,可看出当时中国学术界对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关注及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地位。

进入上个世纪 80 年代以来,“文化热”特别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热勃然兴起,成为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文化思潮。这一思潮从理论探讨开始,逐渐向地域文化研究深入,结出了累累硕果,对于开发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弘扬民族精神、发展先进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在这一思潮推动下,黑龙江流域文明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关于黑龙江流域文明问题,我在《研究黑龙江流域文明,弘扬黑龙江流域文明》及《黑龙江通史序》两文中均有所阐述,我们认为历史上和近些年考古重大发现所提供的新资料和研究成果告诉世人,黑龙江同黄河、长江流域一样,也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之一。如果说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史如同长江大河一样奔流不息的话,那么这一长河是多源的,也是由很多支流汇集而成的,黑龙江流域文明就是重要的源头之一。

这个观点得到了学术界的广泛认同,更令人欣喜的是,近几年

^① 梁思永(1904—1954),考古学家,原籍广东新会,生于上海,梁启超次子。曾留美于哈佛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和人类学,1930年归国,参加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曾参与我国很多重大考古发掘工作。对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和商代考古有重要的贡献。解放后曾担任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著有《梁思永考古论文集》等。



来,我省出版了一系列研究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学术著作,2002年,哈尔滨学院还成立了黑龙江流域文明史研究所,这说明黑龙江流域文明的研究正处于一个方兴未艾的时期。

中华文明史的起源问题,是中国学术界普遍关注的课题。在传统的观念里,中国被认为是“天下”,而中国的历史文化常常被讲成是一源的、单线的,出自一个中心的。这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多区域国家这个基本事实是不相符合的。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文明时代是继野蛮时代之后的高级阶段,标志着氏族社会已然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正像恩格斯所界定的那样:“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①“文明起源与文明确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文明起源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的上限始于文明因素的出现,下限迄于国家的出现……在社会发展史中,文明确立可以视为文明史的起点。”^②

应该说,这一过程最早是如同星星之火,在不同地区独立完成的。在黑龙江流域,昂昂溪、新开流、小南山诸文化遗址应属于黑龙江流域文明起源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界标,而白金宝文化是目前黑龙江流域最早的文明社会。白金宝遗址位于黑龙江省肇源县,这是一处大型的中心聚落,在这里出土了大量陶器、骨器、石器和铜饰,清理出房址、窖穴(灰坑)、陶窑多处。1996年,故宫博物院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来黑龙江,在谈到白金宝文化时说:“白金宝文化存在着私有制,出现了社会分工和分化,产生了家长制家庭和聚落规模存在着差别现象,从整体上看,社会发展水平高于齐家文化后期,或许可被视为是已进入文明时代的文化了。白金宝——汉书二期文化的年代上限已步入殷墟时期,那么,松嫩平原很可能已在商代后期进入文明时代了。”^③

①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2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② 许永杰:《关于探索黑龙江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

③ 张忠培:《黑龙江考古的几个问题的讨论》,《北方文物》1997年第1期。



20世纪80—90年代,黑龙江流域三江平原地区陆续发现了数百处汉魏时期的遗址,在社会上和考古界引起了强烈的震撼。1998年,黑龙江省考古所实施“七星河流域汉魏遗址群聚落考古计划”,初步确定农业生产是七星河流域汉魏居民的主要食物来源,双鸭山畜牧队城址中的一座房址的地面出有一件铁犁铧,友谊凤林城址发现有大量的炭化谷类和豆类粮食,祭祀和战争在七星河流域汉魏居民的生活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2000年上半年试掘的宝清炮台山祭坛,位于七星河中游南岸,与北岸的凤林城址隔河对峙。祭坛是由天然的圆锥山体改制而成,祭坛分为三级,山脚下筑有围墙,从其宏伟的气势和显要的地理位置推断,很可能是全流域的祭祀中心。凤林城址区是一座中心方城,城墙四角各有一外凸的“马面”,壕底至墙头高约10余米,从其形制上推断,很可能是一座军事城堡。大型的祭祀和战争活动的存在,表明当时的社会政体应是国家。“如果以国家作为文明确立的标志,七星河流域的汉魏居民就已经跨入文明社会的门槛。”^①

这些是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先民们创造的文化遗存,那么从这里以金戈铁马、长枪大戟的剽悍闯进中原的各少数民族,又在创造着更为显赫的事迹。

如果从民族学的角度看,存在着一个极为特殊的现象,那就是黑龙江流域民族对中国历史进程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南方任何少数民族所不曾有过的。

大约在距今4000多年前,黑龙江流域的各少数民族由母系社会过渡到父系社会,有了早期的农业、畜牧业、渔猎业,并产生了私有财产,开始形成早期的民族。这就是西部的东胡族系、中部的秽貊族系、东部的肃慎族系。

原居于额尔古纳河和大兴安岭北段的东胡的后裔拓跋鲜卑于公元386年建立北魏王朝,统一了中国北方,打破汉族一统中国的

① 许永杰:《关于探索黑龙江文明起源的几个问题》,《北方文物》2001年第1期。



格局,为中华多元一体格局的出现和形成奠定了基础,使中国北方封建化进一步加快,促进了鲜卑与汉族的大融合。而因这次南北文化的大碰撞大交融,才出现了唐文化的高涨期,这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有着极大的推动作用;契丹源出东部鲜卑,公元907年建国,国号契丹,公元938年改国号为辽,疆域东北到今日本海黑龙江口,西北到蒙古国中部、南以今天津市海河、河北霸州、山西雁门关一线与宋接界。辽与北宋、西夏鼎立,是继北魏后统治着中国北部的又一个黑龙江流域少数民族;女真之先,出于黑水靺鞨,公元1115年女真族完颜部领袖阿骨打创建金国,建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南),后迁都中都(今北京)、开封等地。疆域东北到今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外兴安岭,西北到今蒙古国,西以河套、陕西横山、甘肃东部与西夏接界,南以秦岭、淮河与南宋接界。金与南宋对峙,成为统治中国北部的一个王朝,它也是第一个在北京建都的国家,蒙古族的主体部分为蒙兀室韦,最早活动在额尔古纳河下游的大兴安岭密林中,以后迁徙到呼伦贝尔大草原和斡难河上游,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统一了蒙古高原上的各个部落,结束了奴隶主之间的连年混战,建立了地跨亚欧两洲、纵横万余里的蒙古大帝国,并完成了封建化的社会变革;公元1616年女真族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公元1636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国号为清,公元1644年世祖入关,定都北京,逐步统一全国。至18世纪后期,人口增至三亿左右,是当时亚洲东部最强大的封建国家。

以上这些都是人们熟知的非常清晰的历史轨迹,我在这里重提这些,无非是想说明这样一个道理,黑龙江流域曾在中国历史上孕育了五次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这些民族对促进我国的民族融合,推动各民族文化和生产力发展,促进华夏文明的繁荣作出了卓越的历史贡献。

所以我赞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理论,魏亚南先生曾说:“中国之大,很难说明什么地方有文明起源,什么地方没有。文明起源



恰似满天星斗一样分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①虽然这种“满天星斗”论未必能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但作为中国第三大江——黑龙江流域的文明之火却曾是燃烧得那样热烈。

黑龙江流域文明曾经有过那样的辉煌,但在古代的黑龙江流域,由于民族生活习惯、战争及部落迁徙等原因,这一地区的文明发展在时空上出现了时断时续、此起彼伏的特征。

但是在近现代发展史中,黑龙江流域的开发与建设又展现出一派新的天地。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江流域这片古老的土地焕发了生机。在党的领导下,黑龙江人民发扬伟大的创业精神,艰苦奋斗,励精图治,“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建成投产,开发建设北大荒、大庆油田和大小兴安岭,把昔日贫穷落后的“北大荒”建设成文明富庶的“北大仓”,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煤炭、木材、石油和重型机械生产基地,有力地支援了全国的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以来,黑龙江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认真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科学的发展观,不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深入实施“科教兴省”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积极推进老工业基地振兴,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呈现出勃勃生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社会事业不断进步。一个开放的、有巨大潜力的黑龙江正以崭新的姿态、昂首阔步走向未来。黑龙江流域不是贫瘠的“亘古荒原”,这里历史悠久、风光秀丽、物产丰饶。但是,我们要真正地了解它、深刻地认识它,还需要作更加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宣传,无疑《富饶神奇的黑龙江》系列丛书正担负着这样一种历史的责任。

2005年·哈尔滨

^① 魏亚南:《中华文明史的新曙光——就辽西考古新发现访考古学家苏秉琦》,《人民日报》海外版,1986年8月4日;《新华文摘》1986年第10期,第86页。

前 言

黑龙江流域同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一样也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现代考古学证明,距今 17.5 万年前,黑龙江的先民就开始在黑龙江流域广袤的大地上栖息繁衍,成为华夏大地多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与黄河流域以旱地粟类种植为主和长江流域以水稻种植为主的早期农业文明形态不同,黑龙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形成了以渔猎为主兼有农牧业的综合性文明形态。因此,黑龙江流域的早期文明不仅证明了以黄河流域为主体的华夏文明的多元一体性,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内容,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做过卓越的贡献。

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黑龙江流域逐渐形成了东胡、秽貊和肃慎三大古代族系。这些先民们一直以渔猎游牧为主,他们在迁徙与流动中冲突争斗,在征服与融合中此消彼长,在与中原文明保持着密切联系的同时不断地发展壮大并衍生出诸多后裔分支。其中,东胡族系后裔鲜卑、契丹、蒙古和肃慎族系后裔靺鞨、女真、满族先后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北魏、辽、金、元、清等封建王朝和地方政权渤海国。这些发源于黑龙江流域的少数民族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生存状态下造就了刚烈无畏的剽悍性格,在长期的迁徙和争斗中形成了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他们或逐鹿中原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或横贯南北君临整个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和独特的方式都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民族融合、经济发展和科技文化的交流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历史上多民族文化的不断交融与发展使黑龙江流域





的古代文明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内容,面对鲜卑人在嘎仙洞的摩崖石刻,人们不难解读出其后渤海文化的繁盛,金源文化的强悍和满族文化的雄浑。凡此种种,无不证明了作为中国北方少数民族文化发源地——黑龙江流域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厚与博大。

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引起日益严重的边疆危机,黑龙江又是中华民族最早的抗击外侮的前线。1685年反击沙俄侵略的“雅克萨之战”大获全胜;义和团运动中黑龙江再次响起“抗俄、拒俄”的枪炮声;“九一八”事变后,黑龙江的“江桥抗战”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者的第一枪,东北抗联在白山黑水与野蛮的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极为艰苦和惨烈的浴血抗战,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李兆麟等抗日英雄和“八女投江”等宁死不屈、以身殉国的壮举至今仍被人们深切地缅怀和广泛地传诵。

黑龙江地区也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横贯黑龙江省的中东铁路,被称为是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列主义的“红色丝绸之路”;1907年哈尔滨铁路工人在中国第一次高扬起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旗帜;1919年共产国际成立后派到中国宣传马列主义和帮助建党的重要代表都先后到过黑龙江。1920年瞿秋白就是在哈尔滨第一次听到了《国际歌》,“先得共产党的空气”。1923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哈尔滨正式建立了中共哈尔滨组,这是整个东北地区建立最早的党组织。“九一八”事变后不久,中共满洲省委转移到哈尔滨,这里便成为抗战期间党在东北沦陷区活动的中心。20世纪30—40年代,黑龙江地区还出现了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在当时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一大批左翼作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最早发出了不愿做奴隶的愤怒吼声,他们以笔做武器,利用各种形式在另一条战线上进行毫无畏惧的顽强战斗,用热血和生命在东北沦陷区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满抗日革命文艺浪潮。



抗日战争胜利后,黑龙江又是全国解放最早的省份。在党的领导下,黑龙江人民配合解放军在林海雪原中迅速剿灭了沉痾顽匪,建立了“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同时又最早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掀起了彻底地消除农村封建经济基础的“暴风骤雨”。“土改”不仅极大调动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支援了解放战争胜利进行,而且还为当时全国其他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经验,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还应该看到,随着19世纪末中东铁路的修筑,西方文化开始进入黑龙江地区,东西方两大文明中的各个子系统在这里互相撞击、摩擦、渗透、交融,从而使这一区域的文明又添加了全新的内容。随着以铁路为主的交通体系的逐渐形成,黑龙江地区的产业结构不仅发生了重大变化,而且一批国际性商贸城市的迅速形成使这里的近代城市化达到当时全中国的最高水平。哈尔滨作为“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枢纽迅速崛起,到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成为“绾毂吉江,吞吐欧亚,不惟为东省经济之中枢,抑且为东亚有名之世市”。这一时期中国对苏贸易的百分之八十多集中于此,哈尔滨海关一跃成为中国当时四十五个海关中的第六大关,且为唯一的出超关。近20个国家先后在哈尔滨设立了领事馆,百余种外文报刊在此发行,各种风格的建筑争奇斗妍,众多国内外工商业家不断辐辏于这个新兴的国际商贸大都市,纷至沓来的大量中外移民中亦不乏逃亡的贵族、落魄的政客、破产的绅商、避祸的难民、野心勃勃的冒险家和招摇撞骗的流氓无赖,使这个“华洋杂处”、闪烁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迷人色彩的典型移民城市又披上了神秘莫测面纱,开始享有“东方莫斯科”、“东方小巴黎”、“远东芝加哥”等等美称。凡此种种,融汇成黑龙江地区边疆的、民族的、带有中西兼容性质和鲜明时代特色的多元区域性文明形态。



当然,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民族的大规模迁徙和彼此间的激烈冲突,跌宕起伏,旋起旋落,其历史发展进程以特有节奏和韵律呈现出断裂性结构特征,文化的系统积淀还显不足。加之清初二百多年的封禁,使自然环境恶劣的黑龙江地区人口增长缓慢,土地荒芜,几成“苦寒绝域”。与中原内地形成的巨大文化反差致使相当多的人误把黑龙江地区自然生态上的蛮荒看成是社会文化上的同态,却未识这里曾经璀璨夺目的历史文明。

光阴荏苒,时空流变,每一个民族的历史意识都会以各种方式努力保存于它的普通成员之中,先辈创造的业绩能够激发后来者追随其足迹,对先辈业绩的缅怀能够让后来者产生和坚定再现其荣光的信心和勇气。今天的黑龙江是历史上黑龙江的延续与传承,认识了解黑龙江流域文明的发展,继承发扬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和优秀传统,应该是黑龙江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本书的两位作者都是我多年的同事,他们在黑龙江文明研究领域造诣精深,成果丰硕。史学的普及是当今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责任和挑战,史学能否为更广大的民众所接收,关乎与史学自身存在的价值和史学的命运。用史话的形式对黑龙江的历史做全景式综述,以大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帮助人们更为准确地了解黑龙江的历史全貌,是史学服务于社会,学术贡献于社会的有益尝试。愿读者能从此书中了解博大精深、生生不息的黑龙江流域文明,热爱黑龙江,去创造新世纪的辉煌。

段光达

2006年6月4日



目 录

| | |
|------------------|------|
| 总序 | (1) |
| 前言 | (1) |
| 一 先秦时期的黑龙江 | (1) |
| 早期的黑龙江人 | (1) |
| 南方来客 | (5) |
| 黑龙江早期人类的生活 | (6) |
| 肃慎人 | (9) |
| 秽貊人 | (10) |
| 东胡人 | (12) |
| 二 汉魏时期的黑龙江 | (14) |
| 鲜卑、室韦与乌洛侯人 | (14) |
| 北夫余与豆莫娄人 | (18) |
| 挹娄人与勿吉人 | (19) |
| 三 隋唐时期的黑龙江 | (22) |
| 粟末靺鞨与渤海都督府 | (22) |
| 黑水靺鞨与黑水都督府 | (24) |
| 室韦与室韦都督府 | (25) |
| 渤海国的建立和发展 | (27) |
| 渤海国与唐王朝的关系 | (31) |
| 四 辽金时期的黑龙江 | (35) |



| | | |
|---|-----------------------|------|
| | 辽朝统一黑龙江 | (35) |
| | 辽代黑龙江人 | (38) |
| | 完颜阿骨打 | (41) |
| | 大金国 | (45) |
| 五 | 元明时期的黑龙江 | (48) |
| | 蒙古大军的东进 | (48) |
| | 乃颜哈丹叛乱 | (51) |
| | 元代黑龙江地区的行政建制 | (56) |
| | 元代黑龙江的民族及社会经济 | (60) |
| | 明朝征服纳哈出 | (62) |
| | 黑龙江西部的战事 | (65) |
| | 招抚西阳哈等女真部 | (67) |
| | 兀良哈三卫与奴儿干都司 | (69) |
| | 明代黑龙江女真族 | (73) |
| 六 | 清入关前的黑龙江 | (77) |
| | 九部之战与嫩江科尔沁等族归附 | (77) |
| | 东海女真归附 | (79) |
| | 皇太极二征索伦部 | (81) |
| 七 | 清初沙俄与黑龙江 | (84) |
| | 沙俄寻找黑龙江 | (84) |
| | 入侵者波雅尔科夫 | (85) |
| | 哈巴洛夫侵略军 | (86) |
| | 穷途末路的斯捷潘诺夫 | (89) |
| | 康熙北巡与调兵备战 | (90) |
| | 两次雅克萨之战 | (91) |
| | 中俄尼布楚谈判与《尼布楚条约》 | (93) |
| 八 | 清代黑龙江的行政设置 | (98) |

| | |
|---------------------|-------|
| 黑龙江将军 | (98) |
| 各城军政及八旗驻防 | (100) |
| 布特哈八旗 | (102) |
| 黑龙江将军统辖下的蒙古旗 | (103) |
| 黑龙江下游的边民姓长制 | (104) |
| 九 殖民入侵下的黑龙江 | (106) |
| 由内河变为界河的黑龙江 | (106) |
| 建在中国领土上的国中之国 | (113) |
| 盘踞在中国领土上的中东铁路 | (117) |
| 远东最大的犹太人聚居地 | (123) |
| 义和团在黑龙江 | (129) |
| 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 (137) |
| 清末“新政”在黑龙江的实施 | (142) |
| 辛亥革命在黑龙江 | (144) |
| 十 民国时期的黑龙江 | (150) |
| 奉系军阀的统治 | (150) |
| “五四”运动在黑龙江 | (155) |
| 中东路事件 | (161) |
| 十一 沦陷时期的殖民统治 | (169) |
| 日本殖民统治 | (169) |
| 细菌杀人魔窟 | (176) |
| 大规模武装移民 | (182) |
| 劳工集中营 | (187) |
| 东北抗日联军十四年 | (193) |
|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战场 | (200) |
| 十二 全国解放的大后方 | (205) |
| 北满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 | (205) |





| | |
|----------------|-------|
| 北满剿匪 | (214) |
| 解放战争的大后方 | (220) |
| 后 记 | (225) |